

# 怀念那棵石榴红

文/郭之雨

我家院落里,只能装下石榴红这一个话题。

这棵石榴树三年修行,一年亲情,一年盛果。没有桃、李、樱、杏、梨……春深深几许的哗众取宠,等它们繁花落尽,才和蔷薇、牡丹、月季、凌霄……相继亮相。

石榴花也被称为“五月花神”。

石榴花一旦开了,便一路开下去,枝叶如何密绿也掩不住榴花燃起的红焰,这枝已有青果悬垂,那枝依然榴花红俏。炸开的石榴花苞,花肚渐渐膨大,像小花瓶,等花瓶再大再圆时,花朵的红就被压进榴皮里,至此到衍华佩实。

喜欢石榴树,是从外孙的喜欢开始。老屋翻新,院落还没装修完,老婆便渴骥奔泉,在西墙下辟出一块土地,种些花草点缀。外孙怕姥姥把院落都占了,嚷嚷着要种棵石榴树。我拎着一瓶好酒,去前邻把一棵锄把粗细的石榴树请进院子。又按外孙的意愿,在窗前靠左,挖一个坑,土须用新土,水须用净水,种下的石榴树,是种下的一种情结。

没有比草木更热爱生命的物种了,不管是廊前檐下,还是山巅旷野。

草木都有一种内在的风骨,在泥土里,用水做生命的脉搏和血液。以植物的方式,一寸一寸衍生。

石榴树也是。

终不负众望,石榴树第二年就长成了一棵醉人的花树,树如俏玉,举聚剪碎的胭脂做团,生鲜的大色艳,熨它不开,我执意没有让它结果,直到第四年,外孙嘴里数着,姥爷一个,姥姥一个,爸爸一个,妈妈一个,小姨一个,自己一个,妹妹两个,树上留下的果子,在这一年长成最爱,第五年呈现的情景,便是一幅画面了。

秋季累累悬挂。这棵石榴树确实很普通,在平静、安宁、柔软和坚硬的繁衍生命中,也确实长出和普通石榴树不一样的果子,个儿大,果儿匀,红彤彤,像被一色染料涂了。

看石榴,最宜隔着竹帘。白亮的正午院子,洞彻的月地,让竹帘虚虚地切了。榴花的红,切不开,朦胧地撞进竹帘之后的屋子,撞进屋子之中的眼睛,红的腌心,丹渍肺腑。

集市上,石榴是按个卖的,五元,三元,按个大丑俊。这棵树上的石榴,都被做了馈赠,一个就是一份的厚礼。置于大人手里,果盘上摆着。给

了孩子,摸着玩儿,抱着睡。终归,舍不得吃。

第六年春天的院落里,几茎野菜率先抬起头,看了一冬的枯萎和萧败,当有一抹绿意侵入眼眸,我禁不住的感叹和欢喜。想到这棵石榴树,很快成为香艳的灯盏,点亮小院。春风往深里吹,那草,那树,那苗,哗啦啦绿意盈怀,这棵石榴树还是干巴巴一副傲骨凛然的样子。果是甜石榴,我心里却是万般凄苦了。

这是一个梦,做得好沉实,它一觉下去再也没有醒来,我想,即使春风吹它不醒,那惊雷呢?暴雨呢?我等了它两年,我无力抒情,它失信了,没有乘着草木精神,把自己站成一株人间草木。

但我并没放弃,一直在记忆里缠绕,它是外孙最美年华里最美的相遇,是我纷繁喧哗里的一方安暖,虽然摇曳不在,却柔情依然。

到了种南瓜的季节,老婆拿着锄头,在院里寻寻觅觅,终于在属于那棵石榴树的疆土上,刨了个坑,丢下几粒种子,绿油油的藤蔓拉长了岁月。

我在等秋深。期待长出的南瓜颜色里,有一个是石榴红。

## 一蝉知夏

文/申功晶

当第一声蝉鸣响彻大地时,夏天,来了!紧接着,无数只蝉群起而和之,奏响了天地之间一阵绝清的盛夏交响乐。

很久以前的一个暑假,我正上高二,正午,艳阳高照,连枝头的树叶都如老僧入定般垂挂下来,纹丝不动。屋内更似蒸笼般暑热沸腾。我端坐在书斋内,口中念念有词背诵着古文,笔下却乱无章法地勾勒几何立体图,动辄挥汗如雨。天气愈热,心火愈旺。偏偏窗外的蝉鸣越发高昂,如金玉振,一唱三叠,不绝于耳,搅得人耳鸣脑涨。

父亲听见声响,从隔壁里屋跑出来,我更是暴跳如雷:这该死的蝉,还让不让人好好看书!明年考不上大学,我就放火烧光所有的树,烧死所有的蝉!

父亲在一旁沉默,任由我肆意发泄。少顷,他给我倒了一杯凉开水:今天不看书了,下午休息,爸爸给你讲一讲蝉的故事。

蝉卵产在树枝的孔眼里,运气好的躲过了蚋的偷食,才有机会孵化成幼虫;刚孵出的幼虫随枯枝掉落地面,找个松土钻入地穴,开始了暗无天日的漫长蛰伏,三年、五年、七年……甚至更久;倘使这段时间内没有被野兽从地底刨出,就有机会成虫;破土而出后,成虫凭本能攀爬上树,在这个过程中,很多蝉被人逮捉去,当了“盘中餐”;有幸“逃出生天”的,找个安全地方,垂挂树身,静待蜕壳,蜕皮过程中,如若不幸受到干扰,将落下“终身残疾”,无法飞行,更不能发声。蝉的一生,竟如此多劫多难。数以年计的等待,只为换取一季“生之歌,生之盛年之歌”。

末了,父亲若有所思说了句:你长大了,明年就要参加高考,或许会离开父母去很远的地方。

听到这里,我从心底里宽宥了这个聒噪的小东西。我等万千学子,十年苦读,十年磨砺。所盼者无非一朝金榜题名,考上心仪的大学,奔向属于自己的远大前程。将心比心,为人不易,为蝉更不易。在这个世界上,任何功名成就都不是轻而易举的。我读懂了蝉,忽然也就读懂了自己。所有的怨气怒火统统抛到九霄云外,我坐回书桌前,开始心无旁骛地背书、做题。

那年夏天,蝉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。

时光容易把人抛,似水流年又一夏。我上班路上,途经一高考点。考场外,忧心如焚的家长坐立难安,个个翘首以盼。我忽然想到了蝉,我有多久没有听到蝉鸣了?随着城市工业化加速,人类的生存空间渐渐占挤了动物的栖居之地,如今,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的盛景更是可遇而不可求了。

我开始怀念蝉,并寻找蝉,我向往“蝉噪林愈静,鸟鸣山更幽”的深山老林。朋友推荐我去古木巨树众多的禅院听蝉。我来到近郊一处千年古刹,果然,这里树木参天,枝头上的蝉鸣伴着佛堂内的禅诵。

纵观蝉的一生,历经黑暗与光明、束缚和自由、蛰伏与张扬、哑黯和高亢……它一次次在生死两重门之间挣扎、蜕变。终于,由蛹作茧,破茧成蝉,一飞冲天,一鸣惊人,实现了涅槃与重生。

人生一世,蝉活一夏。其实,无论是蝉还是人,在生命的过程中,多多少少总会历经一些暗黑无助的苦闷时光。人更要学会接受苦难、直面磨砺,蜕变开悟的自己才是强大开挂的人生。

## 关于受伤的记述

文/李干荣

曾经,一次意外的摔倒,一场突如其来的痛苦悄无声息地降到我的身上,让我倍感痛苦和无奈。尽管伤痛早已过去,但留存的痛苦记忆却是久久不能忘却。

那天,走台阶时,不小心滑了一下,在惯性的作用下,身体一下子向后仰倒,随着“轰”的一声响,我的后背与大理石台阶发生了强烈的碰撞。当时,只觉得眼前一黑,胸口像堵了一团棉花,既不能出气,也不能进气,就这样直挺挺地躺在地上。当时,我觉得自己可能要死了,一种恐惧的意念笼罩在我的感觉空间。不过,过了一会儿,我竟然下意识地地上爬了起来,不过到现在,也不知道我是以什么样的姿势起来的,反正是站起来了。当初觉得没有什么大事,后来才知道,其实,摔得很厉害,骨折好几根了,因为是刚发生,疼痛还没有到来呢。

到了医院,我挂了急诊,医生开了单子,让我做CT、查血等一系列检查,在等待结果的时间里,我感觉左侧后背的痛感在不断增加,坐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了,等检查结果出来,医生也给我打电话了,叫我到他那里去。医生对我说,你摔得很厉害,肋骨5-8根骨折,部分肋骨错位,需要住院治疗。

入院当天,我过了一个痛苦的夜晚。骨折后的疼痛是今生从没有体验过的苦楚。一阵阵的痛感像尖尖

的刺刀一样一排一排地向我的肉中刺来,准确地说,也不知道具体是刺向哪里,反正就是痛,既有区域性阵痛,也有丝丝的,或点状划线的钻肉之痛,这种痛感从来都没有经历过,是一种无言的裂痛,一种无法描述的疼痛感觉。

我躺在病床上,用手在左侧胸部轻轻按一下,就听得里面发出碎碎的、细细的响声,大概是骨头折了的原因吧,稍用一点点力,就觉得里面有向前移动的感觉,我赶紧把手松开收回,不能再按了,越按越是后怕,怕骨折的骨头刺到其他内脏。躺在床上不能动,也不敢动,有时稍稍动一下,就会带来一阵苦不堪言的痛楚,有时,一种线状刺痛感觉,突然地像带刺的电流一样,瞬间地,快速地,狠狠地让我的肉体 and 神经在极短的时间内高质量地疼痛起来,每当痛感袭来,我的意念和肉体就受到重重的创伤,觉得十分的不好……

痛苦来自方方面面,在平时,很容易做到的事情,在此时,对于我来说,那就是一种奢望。比如自由地转一个身,比如说,习惯性地咳嗽一下,比如说,随意地调节一下睡姿,此时,这些,对于我来说,都是极其难做到的,想要从躺着的姿势变成坐起来,简直比登天还难,要做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,要先想想,试着从身体的哪个方位使劲,有时做了多次的起来的动作都不能成

功,被中途的阵痛给打了下来;我特别害怕咳嗽,因为一咳嗽就要用气,一用气就会让胸腔使劲,一使劲就会痛,有时一个咳嗽就让胸前刺痛,又让胸后胀痛,同时让精神备受打击。还有一种难受,就是胸闷的无奈,可能是胸腔有些积液,挤压肺部,令我出气不畅,进气不顺,造成的后果就是胸闷难受,一胸闷就会引起痛点发作,那种整体的系列的没名的难受让我要丢弃一切,让我想一把抓起,然后快速扔掉,让我有极速逃离快速放弃这个世界的想法。

不过,痛苦,真的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,在痛苦中我明白了许多事情,真正地感受到当下的平淡是多么的和谐与幸福。我对自己下了一万个叮嘱,等我好了后,一定要珍惜生活中的所有存在,珍惜当下,爱惜自己,记住教训,不能忘却。

一段受伤住院的经历,留下人生中不期而遇的深刻记忆。尽管很痛苦。但我觉得,痛苦让我的人生经历更加丰富。虽然,这种丰富的内容我不期待再有,当它真实地到来时,还是要坦然地面对。从痛苦中感受生活的复杂味道,从教训中,领悟当下拥有的幸福。真正的幸福是生活的平淡,真正的快乐就是简单的拥有。珍惜当下,珍惜生活中的种种平淡,珍惜生活中随手可得的一件东西,珍惜生活中随意可做的任何一件小事情……